



“考研热”难降温，不能只看到个体“执念”

相当一部分人选择读研，只是为了换取一份“更好的工作”，这反映出作为精英教育象征的研究生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偏离了“研究”之本意。

□光明

自2月15日起，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成绩陆续放榜，一时间，考研成绩的话题持续占据着网络热搜榜。在逐年攀升的报考数据中，“考研热”是近年来舆论场上的老话题。或为躲避就业竞争，或为寻求学历镀金，抑或因为名校情结，大学生选择考研的理由各种各样，有的人走上考研路，甚至仅仅因为毕业焦虑中的“随大流”。

据相关数据统计，自2011年以来，中国考研报名人数除在2014、2015年稍有下降，其余年份都呈增加态势，2017、2018年增幅更在10%以上。随着社会整体人力素质的提升，更多人追求学历上的“晋升”，这一定程度上具有必然性，也未必是坏事。

但是，当前“考研热”高烧不退，相当一部分人选择读研，并不是指向“研究”，甚至与能力提升

无关，而是目的明确——只为换取一份“更好的工作”，通过提升学历以在就业市场获得一块更具竞争力的“敲门砖”。这在事实上反映出，作为精英教育象征的研究生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偏离了“研究”之本意，而是具有不可小视的“泡沫化”倾向。从研究生教育的目的看，它未尝不是精英教育资源的一种浪费。

要化解这种不无盲目性的“考研热”，或者说挤出研究生教育中的泡沫，还是得回到诱导机制的解决上。一方面，考研族的增多，确实对应着社会就业门槛的水涨船高。它反映出以往多被批评的教育评价体系的单一化，传导到社会，则对应着人才评价标准的窄化。因此，就业市场的“唯学历”倾向，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。当两者“合谋”，自然将更多人推向不得已的“刷学历”之路。如果教育和人才评价机制还是停留在单一化的学历层面，研

究生热注定高烧难退，甚至可能进一步升级到博士。

另一方面，社会学历竞赛的激化，也未尝不是社会利益格局既定的背景下，社会竞争成本和门槛不断被推高的必然结果之一。近年来，阶层固化的话题备受关注，却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。但从考研成为一种社会性“执念”或可以看出，社会阶层晋升的成本越来越高。当越来越多的人要扎堆拼学历才能获取一份“过得去”的工作，或是找到自己在就业市场的位置，无疑意味着社会的竞争成本的抬高及其背后的阶层流动效率。

逐年升温的“考研热”，只是多方面社会原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，是个体对于社会环境变化作出的自我“调适”。因此，光谴责部分考研族的盲目和跟风，效果不大。要彻底缓解研究生教育中的“剧场效应”，还得从大的社会外部环境和机制入手。

侃侃三人谈

近日，一篇《注意！这些字词的拼音被改了！》列举一大串读音改变的例子，比如，“远上寒山石径斜(xié)”要读成“远上寒山石径斜(xié)”，“一骑(jì)红尘妃子笑”要改成“一骑(qí)红尘妃子笑”。网友纷纷惊呼“上了个假学”。

这则新闻中的大部分内容来自国家语委2016年6月6日发布的《〈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(修订稿)〉征求意见稿》。2月19日，主管汉字读音审定的教育部有关部门回应称，读音改变主要是考虑便于推广应用，也考虑了多数人的意见，但改编后尚未正式公布。

知识是学来的，不是改来的

◎生鱼片

对于一个强迫症“患者”来说，陪娃读了一学期的“解落三秋叶，能开二月花，过江千尺浪，入竹万竿斜(xié)”，那痛苦，堪与谁说？每每都想，如果以后张口都是“古人具鸡黍，邀我至田家。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(xié)”“远上寒山石径斜(xié)，白云深处有人家”……

有专家说，改了之后并不影响对原句的理解。太影响了！没有合仄押韵之美还叫古诗词吗？古人费了老鼻子劲留下的文化瑰宝还有研究、体悟价值吗？恐怕刚刚结束的央视诗词大会也会少了很多动人之处吧。

所以，我的立场很鲜明，反对改动原有的多音字、异读音

字。至少古诗词不能改。

多音字、异读音字，一直以来就是我们语文学习的一部分，从小就是这么学过来的，某些人读错，不是多音字、异读音字的错，只能说这一部分人语文功底不扎实，需要进一步学习来提高自己。包括我自己，工作生活中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，每次被纠正，都觉得自己又提高了，活到老学到老嘛，挺好。再说，你读错了字，凭啥让字为你而改？而且让很多读对了的人陪你一起改？什么逻辑嘛！

很典型的一个例子，光年本是距离单位，很多人误以为是时间单位，难道大伙儿都陪着错的人一起改？一位网友说得很好：“知识是学来的，不是改来的。”

改还是不改，与其这么吵吵，不如在网络上做一个民意调查，人民的文字让人民来定。

将错就错，标准何在

◎懂得

背了多年的古诗词读音变了，专家说要用开放、辩证的眼光看待语言变化，对此，笔者不敢苟同。

古诗词读音调整的依据是“读诗的人较多”，不禁要问：这个“较多”是从哪里来的？较多到底多了多少？2010年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，我国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近5.2亿。在笔者看来，凡是接受过义务教育的，大多不会将“乡音无改鬓毛衰”的衰读成“shuāi”。古诗词中的古音与现代音，作为学生时代的必考内容和老师强调的重点，多少人对它记忆犹新，不知为何是“较多”的人读错。没有具体的数据支撑，不严谨的“较多”两字显得苍白无力。

另外，有部分人读错，就要积非成是吗？我们读的就是古诗，当然要讲究音律之美。用现代音读古诗，少了押韵多了违合感。有些人读错就应该把它纠正过来啊，学习的过程不就是有错就改吗？焉能将错就错？如果真要细究，不仅是古诗词，很多成语和字词里都有容易读错的字，哪些要改哪些又不能改，标准在哪里，我们该何去何从？

想起去年北大校长读错的“鹤”字读音引发各界热议。笔者想说，这个“鹤”字读错应该也是“较多”吧，林校长应该以此为由呼吁“较少”的人改读音啊，也不至于被人穷追猛打、呼其下课。可惜，林建华虽是北大校长，却不是语言文字方面的专家。

读习古诗词不必纠结平仄

◎雨来

古诗词中个别字的读音，是固守原音，还是迁就读错的大多数，从而顺应汉语的自然变化，这几天成了舆论热点。有网友借助作者的口气戏谑道：“我老人家费尽心思完成的押韵，好不容易成了千古名句，就这么被改了？”

古诗讲究平仄，有网友担忧，读音都改了，势必影响平仄，不讲平仄、不求押韵，这还叫古诗词吗？

我在B站看叶嘉莹教授讲古诗词，发现很多音自己都读错了。这些字音很常见，说明我们早已暗中接受了读音的古今变化。像斜、衰、骑等，之所以能被我们挑出来，是因为我们对这些诗句比较熟悉罢了。

但是，这种错又不能由我们

独自承担，而要归咎于汉语读音的自然变化。每一个规则的设立，都是顺应变化，而不是规则决定变化。无论是这次风波的始作俑者《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》，还是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皆为文字的时代变化而修订。

想一想陶李杜苏等大诗人，不一定是用现在的普通话语音作的诗，那么我们就释然了。不过，何让古诗词中个别字音的变化自然过渡，易于学习者接受，是研究者和传授者的重要课题。

不过，我最想表达的是，学习古诗词，不必纠结于平仄读音，而要欣赏其诗意。诗词毕竟是表意的，我们要学习理解古人遣词造句以及这些词句结合后的意义之美。这比纠结字音甚至机械背诵强多了。

漫活



“销分产业链”

交通违法记分每分卖六七十元，最多时一天能销上千分，月入两三万元……新华社记者近日调查发现，当前买卖交通违法记分已形成一条地下“黑色产业链”，买卖各环节分工明确，中介“分虫”作案手段隐蔽，而且“套路”很深。专家认为，除持续加大打击力度外，需完善联合惩戒机制，从源头上铲除非法销分牟利滋生的“土壤”。

新华社发

孩子为啥不喜欢作业？或因作业设计滞后

□澎湃

“未完成寒假作业挨批，安徽淮南男孩背插凉席出走。”“四川德阳一中学生把一页没写的寒假作业‘遗弃’在爱心岗亭，回家后跟父母谎称作业被盗，不想作业竟被城管捡到，物归原主……”还有一位被称为“年度最惨”小学生的小朋友，用热可擦笔芯赶寒假作业，因为姥姥家炕头太热乎，明明写好的寒假作业都“了无痕迹”了……

不写作业“母慈子孝”，一写作业“鸡飞狗跳”。平时需要耗费大量精力辅导孩子写作业的家长，早已是身心俱疲。面对寒假

作业这种时间跨度长、科目繁杂、种类繁多的高难度操作，更是让家长们的育儿焦虑攀升至全年的峰值。

寒假作业，之所以异化为压在家长孩子身上的不可承受之重，病根还在作业设计的滞后性。某些学校的作业，尚停留在简单粗暴的题海战术，孩子的大好时光都浪费在无谓的抄书上，此类寒假作业简直可以视为变相“体罚”，也难怪学生们会求助于上网搜答案、买机器人抄作文等开外挂的作弊手段。

与滞后相对的，自然是与时代同步的创新。在这方面，不少学校作出了有益的探索，例如武

汉一所小学布置的寒假作业是一周不用手机、不上网、不看电视；寻找陌生植物、拍摄庙会照片、学唱春晚歌曲、统计春节家庭开销、绘制美食地图也能成为寒假作业的题目。足以想见，这些生动有趣的寒假作业，不仅无法复制粘贴，更能让孩子从中感知生活的温度。

作业不是目的，完成不是终点。隐藏在寒假作业背后的深层次命题，是社会能否意识到教育的本质，是培养出人格健全、热爱生活的个体，而不是只会啃书本、得高分的读书机器。僵化、老旧的应试教育思维，亦应该被有生命力的教育新范式所取代。